

不廢爾學道得法自拔津穢之中今數百年

劍履如生猶不忘物應民請禱來算之爵而
自然爾固得之聊易名號以慰州人可特封
致虛見素法師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加封靈虛見素真人誥

勑朕體妙道以治身暢淳風而撫世凡號高
真之侶每興往躅之懷見素真人策法善太
極仙卿括蒼羽客歸扶山而散滅攝體願以
驚奔故在開元之間屢示化人之跡深莫可
測本皆自然惟見素之強名具治平之前詔
景仰可以推崇敢忘申賁靈虛用彰微默可
特封靈虛見素真人宣和二年六月二十五
日

地祇上將溫太保傳

考九

天一清牧羊遺聖黃公瑾校正

太保姓溫名瓊字子玉乳名卓郎溫州平陽
縣人母夫人張氏嘗夢南方日輪大如車其
聲如雷寤而有娠遂生太保身長九尺二寸

長大有志武勇敢爲時唐朝羣盜蜂起隨汾
陽郭子儀出戰身爲先鋒白刃未嘗傷體子
儀嘗夢前軍有黑霧覺而問軍中夜來前軍
有甚事監軍曰夜來只有校尉溫瓊大醉身
中酒氣有如黑霧子儀即拜瓊爲帳前準備
將一日子儀與賊對壘賊見軍中有黑霧冲
沖狀成龍蛇羣盜驚走瓊請步卒一千人追
之殺賊數千餘人而瓊兵不失一卒未幾拜
瓊爲帳前都檢點子儀嘗與同宿又夢其變
黑蛇而生一角知其爲異人也然終疑其爲
患欲殺之瓊覺其意遂逃歸依山下屠牛賣
酒一日炳靈公化爲道人語瓊曰觀子之相
骨氣通神他日必有香火萬世豈可冒法宰
牛深犯天律瓊曰如此則我不若歸山修道
恐有人度我成仙道人曰君無仙骨豈可強
乎苟受國封實爲我德之累汝等若立廟我

修瓊欲再問不知所在而失去矣瓊奇之自
是不殺只出入東嶽廟爲化主打供精進三
年忽一日嶽峯遇黃衣蓬頭道者長揖瓊曰
今日嶽帝書上汝名若天年終則爲嶽府太
保汝可立像於嶽前身後當任其職瓊如其
言立像於嶽府自此諸太保時復來訪瓊一
日殿前太保灌丘休語瓊曰汝像若變則歸
職矣瓊曰至像前觀之有少年孟雲笑之曰
汝日日來觀此像恐人盜去乎瓊曰灌將軍
報我像變則爲神我若爲神汝亦爲我卒矣
其後孟雲同韋彥以青色塗其像口裝二猪
牙一日溫瓊來燒香只見其像已變即更青
衣青巾麻鞋唯有平時殺牛鐵棒頭持至殿
下遂立化矣孟韋來觀方欲頂禮亦皆立化
至五月初九日勅下肉身不倒亦不變動勅
封顯德大將軍市民欲立廟村主姚子正亦
欲立廟瓊告子正曰吾受命東嶽正欲立大
功勲去世大害扶持正道安歟忘
上帝好生之德而遂欲血食不施仁薄之心
平苟受國封實爲我德之累汝等若立廟我

焚之子正乃止明年子正亦歸獄府作太保
一日炳靈公奏獄帝曰溫瓊自去年三月十
五日歸充太保有功可賞帝曰如何公曰不
受民間廟食一也不以國封為榮二也在我
無纖毫過失三也合受緊要職事獄帝遂詔
為地府冥司急取人案大典者人之生死皆
由所掌至皇朝藝祖登極次年溫州大旱有
吳思敬者詣獄祠祈禱是夕有旗見雲端上
有溫瓊二字雨迅風飛民卒免旱吳思敬欲
祠之有百姓王九二附體曰吾誓在正直濟
民終有宗師收吾入道法會下為吏不以廟
祀國封為重汝欲報吾功德幸勿保奏朝廷
若能為吾奏名於玄帝闕下則天神地祇俱
歸敬矣於是衆從其言設醮謝天具奏玄帝
保明子玉功行至嗣天師虛靖先生時有許
溫郝邊者天下國封神祇皆畏之興行三壇
之教雖未甚流行而瓊甚怒之不得上命不
敢戰伐宣和年間虛靖遊東嶽炳靈公郊迎
虛靖至嶽府問帝曰嶽府諸神誰冠羣靈帝
曰近王杞保明溫瓊可任虛靖曰昨者考校

仙官過我籍中有溫瓊者不求血食降雨溫
州不以國封爲榮志欲扶持宗教爲先虛靖
之來正爲是爾莫非此人乎帝曰是也至是
獄帝召至溫瓊面聖再拜頓首言曰臣經年
在職無由面對天顏今承呼召得至丹墀虛

仙官過我籍中有溫瓊者不求血食降雨溫州不以國封爲榮志欲扶持宗教爲先虛靖之來正爲是爾莫非此人乎帝曰是也至是徽帝召至溫瓊面聖再拜頓首言曰臣經年在職無由面對天顏今承呼召得至丹墀虛靖曰此溫瓊乎帝曰是也虛靖曰向者溫州百姓保奏汝於天廷云有救旱之功不以廟食國封爲榮而有歸依正道扶持宗師之志吾面對徽帝爲汝作地祇一司正法符篆呢訣謂瓊曰汝化於三月十五日寅時此爲木老火初之節故木生火火旺於丙丁鬼爲萬物之靈者故只此篆爲汝真形足矣虛靖作其符爲丙丁生鬼四字以應其時而成真篆然後又以雲篆而書畫諸符地祇一司之法蓋始於此虛靖教主曰地祇之神奉命玉清是謂靈寶侍衛送迎之官故度人經中有勑制地祇侍衛送迎之語又謂弟子曰法部至有大谿洞虛靖以爲洞中必有仙境欲入觀靈無出溫瓊一日虛靖入川至青城山山背有大谿洞虛靖以爲洞中必有仙境欲入觀看不知洞中乃漢祖天師滅伐魔鬼之所餘

黨結連萬衆居此立廟出入洞中或行瘟疫時氣以害民或飛霆烈風以求血食國封曰顯濟廟神曰靈祐普利廣德博濟王民讐曰慈利大帝四川居民香火畢集虛靖不知魔鬼所居而其妖先知虛靖之來遂領鬼衆欲害虛靖以報祖天師舊日滅罰之讐虛靖攜弟子三十人同進只見惟風迅起山色昏沈黑暗無路虛靖驚惟間見一人青面阜袍鐵甲持棍有黑旗黑馬飛走在前以當其鋒瞬息明朗虛靜進觀顯濟廟以成灰燼洞中醜形皆死須臾惟風又作方欲叩齒只見青面下馬躬身至虛靖前曰瓊在此為天師法主滅害人之魔去亂殺之鬼共數千衆今生捉到拒逆侵凌天師五兵魔王慈利大帝以聽法旨虛靖曰欲害嗣教人命者當死何況領衆魔來戰當准酆都嚴刑黑律虛斬於是溫瓊遵命斬妖魔於青華觀左山斬畢但見水枯草死血滴處石為之透至今此山有石如丹虛靖保奏瓊為助法翊靈昭武大使太保以酆都肅殺馬黑馬三千人付統領以聽驅

使其三千兵首則有正薛真徐汴薛徐謂瓊曰汝前身是人強勇者我乃冥司之猛將遇降禍福則羣鴉亂飛輕則惡事橫生重則滅門殺戮遊行天下無敢干犯者祀典神祇亦皆迎送汝欲節制我須有神通出於吾之上者則可瓊曰我就岱山西城一戰薛徐於是列兵前陳瓊登黑馬挺身直奔薛徐之營薛徐開陳當前萬箭俱發群鎗舉瓊只疾聲一呼變爲黑蛇長千百丈以尾束薛徐二將更不能變化羣卒皆奔四圍火起不得出圍羣呼拜將軍叩首乞命望赦其罪甘伏節制不敢違旨其黑蛇發聲曰吾受命東嶽管掌汝等爲天下嗣教宗師護持法門救度衆生寧解今日爲下鬼所苦耳聞經聽旨受其超錄具足神通汝等敢拒逆正直之心本欲食汝等但以祖師好生之心故權恕汝薛徐俯伏悉歸麾下

真宗朝有道流王宗敬至青城遊天寶洞見虛靖虛靖曰汝之遊山爲何宗敬答曰投師學法濟物祛妖虛靖曰吾即昔日張虛靖汝曾聞名乎宗敬曰求師十年不得一見今日得見天師再拜願受祕法於是分獨體地祇溫太保祕法一階付之其宗敬專志一念奉祀玄帝行法立功於世顯應甚多其在衡門洛水濟人但念太陰化生呪及丙丁生鬼符用驅邪院印一顆無不感應其潭江湖河之民來求水者日以數千計一日宗敬夜卧忽聞人聲云真官可出戶來有事稟聞及出乃見瓊下馬躬身而進宗敬遂與太保坐法壇中瓊曰昨奉虛靖天師差瓊護持真官修奉玄帝香火濟民苦厄今真官功德甚重玄帝已書名仙籍得爲玄帝嗣下主掌秦境人民汝等爲天下嗣教宗師護持法門救度衆生寧解今日爲下鬼所苦耳聞經聽旨受其超錄此呪布氣鏡中持鍊九年其鏡通神瓊現身出入鏡中而持鍊不輒又加之天蓬呪道顯曰誦此呪以助威靈鍊此鏡願承此呪力如此又三年其鏡愈通神置之所自有白氣沖沖一日太保以鏡中奔出語道顯曰君受宗師正傳承受天師流教且君居此少人師以爲傳人有功位登真人吾敬來告君君香火靈官而瓊率玄帝牒回嶽府而虛靖天師以爲傳人有功位登真人吾敬來告君君即瓊之像母留於世若後人因而立廟又累顯宗敬如其言遂授印與玄帝像與吳道一百九十七件流傳於世故得其正傳者吳道顯一人耳宗敬又謂道顯汝可過福建乃右殿太尉五十七位五猖廬司等衆甚多四方誦金剛經來朝者萬數其容貌如常神後宮夫人及親王三百餘位左殿丞相十二員顧觀望心內驚怖不敢作用出廟鑿其左山有亭曰羅漢行道壇四無人聲遂東望叩齒

金闕靈壽之神名曰伽羅王閩人敬仰之又人家多養金闕收人冤鬼役使工作途中商旅受害妖神聞宗師來相與告曰我等伏佛爲主來則殺之勿令居此居此則無我也道顯至泉州施符水有驗然四方果妖道崇佛甚衆柰所行正道不振道顯以鏡一面誦丙丁之呪布氣鏡中持鍊九年其鏡通神瓊現身出入鏡中而持鍊不輒又加之天蓬呪道顯曰誦此呪以助威靈鍊此鏡願承此呪力如此又三年其鏡愈通神置之所自有白氣沖沖一日太保以鏡中奔出語道顯曰君受宗師正傳承受天師流教且君居此少人師以爲傳人有功位登真人吾敬來告君君香火靈官而瓊率玄帝牒回嶽府而虛靖天師以爲傳人有功位登真人吾敬來告君君即瓊之像母留於世若後人因而立廟又累顯宗敬如其言遂授印與玄帝像與吳道一百九十七件流傳於世故得其正傳者吳道顯一人耳宗敬又謂道顯汝可過福建乃右殿太尉五十七位五猖廬司等衆甚多四方誦金剛經來朝者萬數其容貌如常神後宮夫人及親王三百餘位左殿丞相十二員顧觀望心內驚怖不敢作用出廟鑿其左山有亭曰羅漢行道壇四無人聲遂東望叩齒

密奏獄帝取出所鍊之鏡叱云吾在此汝急報應太保忽自鏡中持大武槌先鋒而出雷電風雨從後四山皆黑瞬息之間霹靂一聲廟中火發四山皆焚少頃天氣朗清則見伽嘯王已成灰矣惟存一大柱不會燒大書其上云溫瓊順天助法奉命剪馘妖魔訖道顯驚悚方省悟中太保至前聲喏曰瓊今滅邪訖瓊本不能勝此邪荷宗師修鍊之功得天蓬大呪之力瓊受鍊六通具足無報宗師呪鍊之功誓立大願自今日始求為嗣法之師廣施大利普濟世人望君莫居於此可入川中修鍊至真丙午君當尸解矣然此地衆生皆背道向佛之人天道惡之幸隨瓊所請道顯曰佛非正道而太保何不滅之瓊曰佛有大覺之功一念衆生為善佛有敵邪之罪一本慈悲為心故太上留此教以化愚民體真師順天之德不忍滅之故不能斷其衆也於是道顯坐太保之馬瓊把節引導駕雲而去瞬息之間已至西蜀青城山太保又患白金百兩令入川施符水道顯入成都營說思

瓊有恩於我我當保奏於是奏獄帝神炳靈公七日之內奏詞達帝帝曰瓊可謂舉世衆生蒙大利益大振正道宗風即下詔特拜為四海都巡九州檢察使依前助法翊靈昭武太太保掌地府冥司急取人案大典者太保自得道顯天蓬呪所鍊之功備足六通能升天入地上中下三界神祇並皆敬畏不敢干犯道顯所傳度弟子五百三十二人得其傳而靈驗者百餘人心與行違者百餘人無應無聞犯天律而為太保擊死者二百餘人修真奉聖持鍊修崇香火蒙太保奏獄帝得道成真而歸玄都右勝院充與吏靈官者五十三人合元和遷校府五百靈官中任職位而陞進右勝府靈官亦五十三人自後太保及十地祇之書散流天下崇其法甚多而人人以爲地祇為正法之下品乃人間之神奉法者必兼他司之法自此而不聞應矣且未學亦知其為捷諸司而不能專心敬崇者十有八九太保在獄府嘗謂鐵勝曰吾欲立功護持宗教奈今天下修法者甚多而並無此仙

骨可謂惡毒之甚矣太保一念護持正道期天和風流布而許溫都邊興外教於世助三壇僧伽之道護持佛教金剛禪其妖風甚盛國立憲章以嚴禁制秦聽魔教不能改過專皇惡之命杜真人作大功德飛奏三天欲永杜絕時東嶽帝君召炳靈公曰以妖道興行民違釋教世受其害國主忍之汝可遵上帝勅命急為斷絕炳靈公即召令嶽將吏出兵馘伐周滿八紘其柰二妖運其邪力或爲五顯靈通或作洞庭恠異黨從數萬以部羣司不敢攝捉於是五嶽會于天寶洞天會議此事炳靈公奏曰此非都巡溫瓊不可令溫瓊在青州護佐柳伯期行持濟世可權差張巡代行召往伐之西嶽曰嶽府羣臣不能伏宣可獨任溫瓊平炳靈曰昔日有地仙吳道顯持天蓬呪數年不止鍊瓊於鏡中瓊受鍊六通備足掌生死案任小判官六十員分掌天下柳君奉法為當今第一階溫瓊所護也諸獄帝莫不驚駭獄帝遂飛符召瓊及至奏獄帝曰許溫都邊嘗聞臣名而畏若領兵伐之

許郝必逃遁有張去疾能往聽察願令與臣同往乃可收功帝從之瓊宣號令立賞罰出師望西而進東至耶尼山一萬九千里二妖聞之相與言曰今嶽府溫瓊來威聲大振不可當也於是釋兵流散許郝化爲二蛇藏于浩蕩穴內去疾先往化真形爲三歲孩兒拖綃繩開發光明其中二三歲小孩兒嬉戲許郝亦化作小兒入繩遂爲去疾抱定無由逃遁良久瓊兵大至西耶尼山震動浩蕩水吼許郝伏罪瓊食其亞副鬼王勦絕佛釋僧伽三十六萬凱還謝帝即拜爲提點天下神廟仍前職真賜助法翊靈昭武雄烈太保杜真人奏壽皇曰天下妖風已滅皆溫瓊之功帝曰曾有封手對曰曾封王而不受帝勦廟食不受國封不從可謂嶽山上將平土威神正直無私神通具足杜真人於是恭奉聖旨保奏三天拜章之夕帝問曰章詞曾達天聽乎對曰至省蒙使相判云人間之神絲毫之德而敢干瀆至尊本欲送左司靈官擬罪又念汝奉法七世權赦一次惟瓊之名頒行天下

城隍司照會溫瓊正直曾受宗師正法可特稱地祇上將天下正神部轄羣祇提點宮廟奏詞架閣不敢謄錄自此後太保威名震伏羣臣舉皆敬仰果州鍾真人明奉地祇之法最有感應有辰州寓居朝散郎王卿孺除知果州一日過辰溪古寺見右廊門上書瘟司二字卿孺忘形觀瞻登殿揭簾而入忽有一人如世間院子之狀進揖卿孺曰大王有命請安撫相見卿孺大驚曰王爲誰曰康王也勦封咸濟善利孚惠英烈王告者力請卿孺不能遽遂行至一殿又傳王者云請安撫登殿康王俛而揖就座王曰應奉都大城隍委掌鹽司檢察善惡令宿緣會合得遇安撫判官至此應偶有事千瀆威嚴幸望台慈曲賜卷五垂允卿孺曰大王有事見諭可備委令者幸望條示王曰昨奉大城隍司行下天下符牒委令於去年內果州行鹽本州有鍾真人自幼敬奉玄帝香火蒙玄帝親授都大提舉城隍司印仍下東嶽以溫都巡名瓊爲役使將汝果州人民過惡甚多而受病者衆其民凶

毒不遵應之教化然應初入果州其地三壇洞王元皇洪山等徒崇奉釋教專事打獵一時爲應盡滅其黨千百人果州之邪墨盜應初無鍾真人應每行瘟上奉天命鍾真人符法所至即爲收攝未嘗敢違而真人以爲應苟圖祭祀布瘟果州收禁應之從兵五千人欲罷攝應赴天獄曲望台慈遇騎從交割果州軍州牌印訖日便爲解救亦陰德也卿孺曰當領王命所可疑者王能滅三壇行佛法之人却不能殺鍾真人乎王曰真人有三事不可與爭衡一姓名書於右勝府二能錄鏡二以通神三有嶽府溫都巡爲役使聽令將天下神廟無敢犯者况神市有誘曰能捉西天釋迦佛難當東嶽溫都巡卿孺曰不知何以如此康王曰昨吳真人錄鏡誦天蓬呪萬萬偏加持修錄而太保承功德備足六通威靈無競卿孺辭退康王遺金五百兩以爲執贊之恭卿孺到家則其家已失卿孺三日矣其後交割果州牌之後即問孔目曰此州鍾明真人住在何處孔目對曰鍾真人住在城北

次日卿孺遣其靖宣告前事真人恭對判官

云此鬼自去年流毒於此方若非明所爲公

直果州之民三分死亡二矣卿孺懇請恕之

鍾真人曰固當奉台命但康應見在獄府充

太保當來虛靖天師亦收入地祇十將之第

六人而掌瘟不平卷九檢察太過昨令溫瓊收下

今當以台旨恕之所收康應吏卒送溫都巡

各杖一百放之其後王卿孺保奏鍾真人封

爲威惠真人朝廷以溫都巡不受國封特賜

金錢沈香一斤至如滅池州五顯香火之根

遂洞庭劉小一破洪山漢陽之廟燒瘟司牛

本勸安慶掛車大王之吏兵斬通聖小官人

市之祠專住都巡報應甚亟其他靈異未易

溫太保傳補遺

虛白室養素下士黃公鑑纂集

溫將公忠正直既爲嶽神永護玄帝香火嶽

帝嘉之一日北帝降下瘟藥千丸於東嶽勅

令還使行瘟檢察世間不忠不孝殺生害命

損物之人嶽帝受詔召瓊行瘟瓊奉命領藥

再三以思一丸之藥殺及千人千人之死害

及于千家況氣候傳流借毒行疾又在此外

餘殃及人何可數計甚失太上好生之德不

若我以一身以代千人救得無限性命又何

所恨乃仰天西北一吞而盡須臾腹痛身熱

不可支持乃焚香直詣嶽帝前變作一大猛

鬼奏聞其事俯伏待罪適北帝勅下催督檢

察嶽帝只得直述溫瓊不誠之罪奏聞北帝

遂下右勝院督過玄帝嘉其用心保明奏上

丐赦瓊之罪北帝可其請就勅令專奉玄帝

命令閨化誅魔由是威名愈震又見玉隆知

宮曹可復自幼奉地祇松法嘗於池陽行化
州有五顯廟靈異甚著官殿甚都適有猝車
交割以領之初攜累謁廟與帶側室同入殿
觀看暨歸悶絕醫藥無所措手足入棺未殮
吏輦告云有曹道人在市行符法甚靈俾令
人召之曹至覽詞云惜遇一日不能復生惟
恐要考究是乃邪祟則可倅許之曹書符作
法焚于棺側須臾棺之蓋板自起其死尸自
棺中躍出而立聲喏於曹之前曹云此即攝
到爲禍鬼祟入附死尸不須驚駭待某訊問
再三刑考方云我是本州五王廟第四位花
光藏菩薩復問因何麌奪陽人冤命答曰死
者入廟觀看時心中自謂世間安得有一良
人。人生得如此好我見其妄念一興是以攝其
魂魄曹令放還神曰法官令固不當違然
已過息了無如之何曹怒聲言欲奏上帝滅
形神曰我是五嶽四瀆山川秀氣結成非他
神比法官但絕我池州香火而已言訖死尸

入棺如故曹令封殮卜日奏帝差瓊斬之遂
稟猝車悉運泥像毀伐于教場中惟斬至第
四位果見血流池州香火自此而絕曹之聲
名因此而振其後領袖琳官法不肯妄行行
則必驗扣之只溫將耳又蜀口有一縣有神